第十屆台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——無盡之夢

◎文□王苑婷　圖□凌綺

1. 第N個夢

這一天消逝的極緩慢。

那個孩子在書桌前吹著頭髮，全身上下不長骨頭似的坐著，她散漫的望著一個手臂長之前的那面牆壁，上頭淨是些膠帶貼貼撕撕的痕跡，長條狀的、星型的、曾經存在而消失的，一面小小的牆累積著難以細數來自各方的記憶。這時，夜已經很深，輕輕用手一擰就能擠出濃稠墨汁那樣的深，街上空蕩蕩得彷彿足以令世界上所有的孤寂洶湧而過，然而那算得了什麼呢？一隻虎斑花紋的貓已經足夠令這條深夜的小路看來擁擠不堪，如果再適時的，牠戚戚涼涼的「喵嗚。」一聲，就連月光也要躲開了去，那麼，這夜裡除了黑暗便什麼也不剩下了。

那孩子持續用吹風機吹他的頭髮。儘管她的頭髮並不帶半點水氣了，但這也不是多要緊的事情，她眼睛轉呀轉數著牆上精美的小貼紙，她們像宣示主權似的各自佔據了幾個小角落，那些妖嬈的色彩在灰白牆面上恣意膨脹，她們喧鬧、叫囂，展示著從前的繁華歲月。學生宿舍的牆壁總是漆成純潔的精白，飽受風霜之後便蛻成樸實的灰白，到底都是穩當的顏色。她喜歡這樣安穩的設計，就像吹風機轟隆隆的聲響，沉穩的從幾萬呎海哩下傳來，經過維多利亞時代沈船腐朽的龍骨，追逐著腥甜暗示的鯊魚群，及那些花花綠綠款款擺擺的水草珊瑚，終於來到人們耳邊，不厭其煩的闡釋地球心臟厚實的鼓動。

「明天…冷…」室友A的字句硬生生從扎實的風聲裡刺出了縫隙，直直鑽進那孩子的耳裡。

「有可能喔。」那孩子笑笑，順手關了吹風機。

不像男人談論政治，女人打探隱私，孩子們的言談大抵都是一些無傷大雅的瑣事，諸如影歌星的睫毛長度，有名餐廳的排隊人潮，課桌椅上的留言…。然而更多時後，孩子們提及天氣，試圖以大人們分析股市的態度，交換大家對於平流層種種變化的心得。

「之前你說學校裡那個比賽，後來怎麼樣？」室友B忽然興致盎然的問了一句。

「還不知道呢。」大概永遠也不知道了吧

她熟練的拿出日記本與筆，開始快速的書寫起來，表情是哀矜大於其他。室友們開始暢談新興的名牌與性感的外國搖滾歌手，她們互相調侃嬉鬧，笑聲清澈，顯得青春而

無害。然而那孩子只是覺得，礙耳。煩躁緊貼著耳膜，沿著第八對腦神經迅速的攀爬進腦，下探至心肺，她感到一顆裝滿辣椒的氣球在膨脹，在胸腔中，極其迅速的，眼看著就要爆炸開來……

這一天仍舊消逝的極緩慢，中午時分，茂盛的日光輝映出整片天空的湛藍，然而晚上八點五分的時候卻下起大雨，而月亮的步伐糾纏著衰老的節奏，那孩子緩緩的在日曆上的四月一號下畫上一橫，完成了四月一號下的，第六個正字記號，她心已死。

2.橘色的夢

女孩許久沒說半句話，她只是安安靜靜的坐在床上，下巴抵著膝蓋，雙手環住小腿，十足是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犯人坐姿。她想念起她的房間了。

但那不代表她想念那棟房子。

雖然說，在這個窮困的時代，那棟房子可能讓許多孩子眼巴巴著流口水，不要說是盛開花草的庭院跟被莫札特佔據的客廳了，像雪一樣發亮的陶瓷餐具也等待著你。除此之外，還附贈開朗的爸爸與溫柔的媽媽，是那種一眼看去就覺得值得尊敬的父母，如果他們是舊西洋畫裡的人物，那幅畫必定被安置在華麗的漆木雕框裡，慎而重之的掛在大廳或者書房中。

然而事實上，女孩只喜歡她的房間，唔…除了木頭製的單人床上成套的粉橘色床組，床頭櫃上深淺不同咖啡色的泰迪熊，牆上粉紅色的時鐘，衣櫃上紫色的小雕花…，噢好吧好吧，至少她真心喜歡那個門鎖跟那扇窗戶，你懂嗎？那可是一扇真正的窗戶。

在這個擁擠的城市，很少人家裡的窗戶是真正面對著戶外。但是，不向著戶外根本不能算是什麼窗戶，不是嗎？不管用紗網假扮或是用玻璃遮掩，頂多是一個虛有其表的框架，空空洞洞的懸在牆壁上，像房子裡一個無法修補的缺口。

跟那些無用的偽裝不同，女孩的窗戶可是個珍貴的例外。它讓女孩能夠和深夜的星空對話，在午後聆聽夏天的鼓動。最棒的是，它附帶著橘色的窗簾，方位對的季節，窗簾便幫著女孩將惱人的烈陽翻譯成優雅的夕陽餘暉，在地板上深刻的鑲一幅細膩動人的畫作。

是有這樣子的時候，這個女孩子以成為一個藝術品收藏家而深感自豪。她輕聲訕笑，瘋狂大笑，像被人搔著全身癢處那樣一連疊的笑。她踮起腳尖在在木質地板上轉圈圈，幻想自己是一名被鎂光燈包圍的舞者，或者在天子腳下曼舞的番邦歌姬。她只要唱歌，音符就迫不及待的從她口中奔出，再繼續唱下去，波浪狀的樂譜便閃爍著七彩的霓虹色，往天空直衝而去；她若是在雲朵之間跳躍，那弧度便像極了彩虹，再繼續跳下去，就連自己也變成了彩虹的一部分…。

她在幻境中游盪，眉毛跟眼睛交談，右手跟左手猜拳，只要不出這個房間，不管做什

麼都是快樂的，但是只要女孩子的身體一疲軟下來，就會重重的跌回現實之中。地板是地板，床是床，現實是現實，堅固的現實，冷靜的現實。幸好，她即時睡著了，及時坐上那艘停靠在薄霧旁的小舟，駛進霧裡去了。

睡著的女孩什麼也管不了，只懂得將臉頰緊緊貼著那面盤子，無法控制沉重的呼吸著。

3. 第二十九個夢

她的睫毛輕輕顫動，她的鼻息貼在他的鼻息之上，她沒打算流淚的，所以心裡頭酸的幾乎可以溶解金屬。

他瞪大了眼，觀察著她的睫毛。

該怎麼給人一個溫柔的吻呢？她還不知道該怎麼做，是故她嘆了一口氣，逕自走回教室去了。

過了十秒鐘之後，男孩終於記得要呼吸，他大口喘氣。

4. 寒冷的夢

一根菸被點燃了，地下室的燈沒開，煙頭就成了這片幽暗裡唯一清晰的東西，暗紅的光點像蟒蛇的雙眼被剿去一只，最凶險的目光、最惡毒的詛咒都集中在另一隻眼睛上面似的，緊鎖著獵物的身影不放。「漂亮嗎？漂亮吧！」那條獨眼蛇沉默的游移，小巧的鼻頭，柔軟的臂膀，最後它選上那片白皙的大腿肉，張嘴一咬。小女孩反射性的哭了。「漂亮吧！漂亮吧！」烙在薄薄的白皮膚上的，又痛又燙，像夜空中的小煙花，一朵接著一朵爆炸開來，紀念著每一個在地下室遊戲的日子。

女孩習慣性的哭著。

自從他迷上攝影之後，他們耗在地下室的時間越來越久，久到小女孩的童年幾乎要被黑暗吞噬。那些喀擦喀擦的聲響聽來像一連串的彈火轟炸著女孩的耳膜，連接不斷的閃光燈讓這地下室的昏暗不斷破裂又癒合，像一個正在呼吸的傷口。

男人的臉孔背光，顯得難以辨識。「來來來，坐下，坐下。」這語調比攝氏零下四度的海水冰冷，足夠將小女孩全身的血管急速凍僵。

她只能盡全力讓自己的眼神穿過男人的身體，看向一片遼闊的草原。她只能盡全力讓媽媽的笑容塞滿腦袋 。

「把衣服脫了。」

媽媽的笑容總是挾著夏天的香氣，像曬過的棉被那麼好聞。

5. 第十個夢

女孩一直在冒汗，汗珠從她皮膚上所有的汗腺泌出，稀疏的眉毛，紅潤的兩頰，細白的頸子，還有手，手心手背都是，尤其是左手，放在制服裙子口袋裡的左手。

該怪這個夏日午後太炙熱？不，不是的，跟可怕的地球暖化或者溫室效應一點關係也

沒有。真要追究起來，或許是因為前面那個男孩的背影，或許是因為剛剛經過走廊時某位老師冷峻的眼神，又或許是因為小石子路太過顛簸，又或許是？不不，她猜不到，也沒有時間讓她繼續猜下去了，就在那棵榕樹下，男孩已經停下了腳步。

女孩的心臟像一頭在青藏高原上狂奔的犛牛，漫無目的的恐慌鞭打著牠大口喘氣，就快要缺氧。

他緩慢的面向她，表情也是忐忑的，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忐忑。然而，男孩微皺的眉頭洩露出一絲絲成熟氣味，他擔心這個女孩。

女孩始終垂著頭，視線範圍之內只有男孩燙平的制服下擺。她慌亂的眼神逐漸聚焦在一起，這男孩有她所沒有的，憑什麼？那頭犛牛瞬間變成草原上的非洲豹，她的血脈安靜了下來，剩下規律的仆咚、仆咚、仆咚，載滿汗水的肩頸讓一陣風吹過，只覺得冷。

其實，她知道冒汗的原因。女孩捏了捏裙子口袋裡埋伏的彈簧刀，鈍或鋒利都無所謂的彈簧刀。她盯著他燙平的制服下擺，接下來的任何話她都不想聽，這個世界早已失去控制了，多說無益。

男孩看著她頭頂的髮漩。有什麼東西是像她一樣的呢？小小的白白的細細的，看似單純卻令人費解的…，唉此時此刻他的腦筋只像塊凝固的水泥，挖不出半個形容詞。此時此刻，男孩只記得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。

然後，深呼吸。「讓我保護你。」

女孩一步向前，男孩睜大了眼。

人與人的關係分好多種，爸爸，媽媽，媽媽的媽媽，爸爸的爸爸，媽媽的媽媽的兒子的兒子，爸爸的爸爸的女兒的女兒，同學，師生，主管與員工…，最籠統的一種：鄰居。

鄰居，緊挨著你家房子隔壁幾棟就算是了，通常，其中的某一兩戶人家裡頭會有跟你年齡相仿的孩子，不管這小孩多麼驕傲無理任性沒智商，你們都可能會有一段嶄新的關係：童年玩伴。

一朵小小的紅色花蕊正綻放，從男孩的左邊制服上…

有些玩伴長大之後就變成冷眼相待的陌生人，他們的瞳孔是霧面的玻璃，只能隱約看見裡頭光影晃動。他們不再分享彼此的秘密，回憶像水彩顏色調開後全部拌在一起，蟬殼、沙堡、盪秋千、捉迷藏、燈籠花、秘密暗號，只剩下一些關鍵字撐撐場面，以防偶遇時的尷尬。喜怒哀樂？沒有，沒有喜怒哀樂。

大紅花朵肆無忌憚的往外伸展，幾乎要盤據了半件制服。

另外有些，卻是完全不同的情況，就像這對男孩女孩。幾個青梅竹馬的血液彷彿從同一顆心臟輸送出來，共同擁有一種類似血親般堅固，卻捉摸不定的奧妙情感。

潔白的如今已不再潔白，只剩下嬌豔的鮮紅色在大太陽光下閃閃發亮…
像大部分的童年玩伴，男孩跟女孩經過了某個冬天之後，不再像以往那麼親密了。他們不再一起午睡、不再一起洗澡，漸漸的也不再一起遊戲了。然而，她眼看著他長大，他眼看著她長大。
「你怎麼保護我！？」女孩緊緊握住彈簧刀，這個世界天搖地晃的。
他眼看著她。「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，怎麼保護我！？」為什麼要哭？嗯？為什麼要哭？為什麼妳顫抖的這麼厲害？為什麼妳的身影開始模糊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他眼看著她。
6. 古老的夢
稱不上討厭或者喜歡，有些東西是無可取代的，你可以失去右手，卻不能沒有它。對這女孩來說，那面盤子就是這樣的地位。
盤子是摸起來光滑的陶瓷，長久以來散發著古銅色的光澤。細緻的金線花朵纏繞著盤緣輕聲綻開，仔細審視，彷彿還能聽見李白和他的影子在月暈裡高歌，看見千千萬萬伴隨著霓裳曲飛揚的衣袖。然而，盤面只見刮痕，狂亂的，暗號一樣的，刮痕連接著刮痕，刮痕切割著刮痕，像高牆外的村落廢墟，像戰場中的萬人塚，被遺棄的的蒼涼下深藏著無法辨識的苦難。
這盤子，她幾乎依賴著它維生，尤其是淚水奔騰的深夜，在古老的盤子上，她才有力氣將那些白色的結晶體壓碎、堆起來、壓碎、堆起來、壓碎…。然後，像執著戀人的手一般，女孩拿起一隻黑色吸管，輕靠著左邊鼻頭，深深吸一口氣。
呼。
長江彷彿在她體內溫柔的湧動，泰山似乎在她腦中沉穩的吐納，這片古老江山耽美的回憶在頃刻間填滿了女孩的胸腔，那些瑰麗畫面是如此壯闊而難以解釋，唯有暗香來。
有些哥哥姐姐教她將粉末和進菸草裡，輕緩的咀嚼著彩色的空氣，但這個女孩不抽菸，她學不來。縱然她的方法看來粗魯，但那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，這個世界並不將人分什麼上等或者下等，你只需要有點錢，然後等著小仙子來按摩你全身血脈。
厚重大門背後的暗流洶湧，門外的世界卻更是可怕。人們用稱讚的話語湮滅她的求助聲，用鼓勵的眼神封鎖她所有能夠逃生的空間，所有人齊心協力的將她丟進一個深深的坑洞，開始往裡面慢慢的灌水。
「乖，妳去陪爸爸玩。」她大聲求救。
「好厲害唷，這是你們家孩子的美術作品啊？」她拼命揮手。
「你們家孩子真懂事呢。」她呼吸她呼吸。
「好乖，去陪爸爸。」

那個坑洞裡滿滿的都是水了。
「喂喂，妳是在幹嘛！！」那個男孩也和大家一樣，毫不猶豫的從那坑洞上跳過去，直到他撞開那扇沉重的大門為止。「喂喂喂，妳該不會是…」門外的鳥語花香跟門內的泛黃潰傷互相廝殺，鳴金擊鼓的聲勢驟起，嚇的男孩一個踉蹌，跌坐在地板上。往常鑲在地板上的迷幻夕陽，此時像一灘殷紅的腥甜鮮血，彷彿亙古以來就不曾間歇似的汩汩而出。
「你…呵呵」女孩笑容恍惚，像一枝在霧中搖曳的花朵，隨時會跟著濃霧散去。
男孩的心臟頓時疼痛了起來，像幾千隻螞蟻嚙食著左心房與右心房相連接的部分。他說不出話來，因為一開口必定是連連相疊虛弱的哀嚎。
他們曾經一群人，在網路上瀏覽到女孩赤裸的童年。
這個發現，像一股瀰漫在空氣中腐敗食物的氣味，無聲又迅速的襲進每個人鼻腔中，令人一吸氣就想嘔吐。「這是不是長得很像…那個誰阿？是嗎?」，同學們面面相覷，沒有人敢念出女孩的姓名。
風雨欲來之前，女孩的母親皺著眉頭說話了：「她小時候曾經被綁架呢，總之是很小的時候了，可憐的孩子，她本來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呢。」鼎沸的流言瞬時平靜了，沒有人不相信一個溫柔女人的言詞。
那些艱澀的微笑，閃爍的眼神，此刻在男孩腦中被翻閱又翻閱，只像三流演員臉上特有的粗糙的偽裝。
「你…你跌倒咧，呵呵呵。」女孩搖搖擺擺的走向男孩，伸出她軟嫩的手想攙起男孩頹喪的影子。
「妳才跌倒了阿。」他伸出左手將女孩牽進懷中，右手環住女孩窄窄的肩膀，輕輕的啜泣。「對不起…」
古老江山總是瀰漫著一片濃霧，遮遮掩掩了多少傷心往事，惟有蕭索的笛聲最是清楚。
7. 第一個夢
夏天是下雨的好時光，躁熱空氣、燙手花木、看似即將蒸發的建築物，那些將昏厥而未昏厥的，一場大雨便能夠令它們活絡過來。接連著幾天都是這樣，天空不定時的傾盆大雨，但是今天還沒，而且不是現在，因為現在正在發生的情節需要背景是個晴朗的夏日。
「喂，你到底要走去哪裡？」樹葉的縫隙之間充斥著綠色的蟬聲，女孩以為自己的聲音在被蟬聲吞沒之前就消失了。
「那個…我有話要跟妳說…」但男孩似乎還是聽見了，他停下了腳步，在一棵榕樹下。「雖然今天是愚人節，可是我是認真的噢。」

歷史是一種可敬的賦格，不厭其煩的傾訴著相同的旋律。例如說榕樹下的兩個孩子，那些流動的曖昧，凝結的空氣，類似的曲目在這個校園裡幾千幾萬遍的奔馳著。歷史謹守著音符躍動的順序，它令男孩們的心臟跳離胸腔，像在火山岩漿上行走，度秒如年；它令女孩們雀躍的想瘋狂大叫…

「讓我保護妳。」男孩篤定的看著她。

他的語氣帶火，燒紅了女孩的臉頰。「我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」她算計著男孩腳邊散落的日光重量，翻譯起黑板樹葉沙啞的吟唱曲。「我們一起逃走吧，我會保護妳一輩子的。」她的睫毛濕潤，脈搏激動。

淚珠像是久經淬煉的香水，終於凝結落下。「你…」她看著他，隔著好多流不出的眼淚，她看著模糊的他。

女孩感覺到自己非常短暫的休克，那可能是零點一秒之間的事情，因為有些字卡在喉頭上，吐不出來又吞不下去，阻礙了她的呼吸順暢，呼吸道暢通之後的第一件事情，她選擇轉身離開。

「好…」她看著自己的皮鞋頭，模糊的皮鞋頭，開小水花的皮鞋頭，載滿淚水的皮鞋頭。「好，好…好…」咀嚼著這些難以跟鼻腔裡的酸氣分開的字，小小聲的，她回答給她的皮鞋聽。

有一種人，非保護他不可。因為你真正喜歡，所以非離開他不可。

這個男生擁有一切她所沒有的，暗藏星光的睫毛，比煙火絢爛的笑容，最令她仰慕的是，那時時刻刻包圍著他的，幸福快樂的氣氛。

憑什麼？她憑什麼破壞這個人與生俱來的幸福快樂？她能給他什麼？盤子上的刮痕？泛黃的底片？她的故事是最令人噁心的那種，他難道不知道嗎？

女孩緊緊的抿著嘴，任由淚水沖垮她的面容。

「爸爸說，希望我們跟他一起過去上海。自從妳上高中住在學校之後，我們一家人也是聚少離多…」傍晚時分，天空異常灰暗，有如背負著世界末日的暗示一般。「我們到上海再一起生活吧，跟小時候一樣。」

跟小時候一樣。

女孩拿起書桌上的吹風機，但她的表情看起來並不清楚自己到底拿著什麼，她的眼神穿過一個手臂長之前的那面牆壁，看向昨天和媽媽通電話時自己拿著手機的左手，看向自己遙遠的童年，看向一片黑暗，沒有深度也沒有廣度，只是全然的漆黑。

「明天…冷…」室友A的字句硬生生從扎實的風聲裡刺出了縫隙，直直鑽進那孩子耳裡。

「喔…」其實她不確定是誰開口、說了些什麼，她只是忽然想起該關掉吹風機。

「之前妳說學校裡那個比賽，後來怎麼樣？」室友B忽然興致盎然的問了一句。

「恩…」女孩並沒有要回答的意思，她專注於打開一個小小的塑膠罐子。
她的室友們也並不是十分在意她的無禮，她們很快的遺忘了這幾十秒內發生的事情，開始暢談起新興的名牌與性感的外國搖滾歌手，沒有人注意到那個塑膠罐。很快的，罐子裡所有的膠囊像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一樣，消失了。
而女孩子悄悄的睡著了，在她還沒靠近床鋪之前。
8. 無盡之夢
一如往常的，女孩四處張望。濃妝艷抹的護士小姐、脂粉未施的護士小姐、依靠著點滴架行走的老先生、坐著輪椅的孩子膝蓋上擺滿玩具，推動病床的聲音、電梯開門的聲音、輪椅前進的聲音…還有氣味，一種嚴謹到詭異的乾淨氣味。
有時她看著自己的皮鞋頭來避開他人的目光，但大部分時間她總是打量著周圍的人，在醫院裡腳步輕緩的閒晃著。偶爾，只有非常偶爾的時候，她才會走到距離電梯最遠的那間病房，輕輕的推開門，坐在病床邊的躺椅上，數一數花瓣的數目，讀幾首詩。
千萬不要離開醫院。她時常這樣對自己說。
那個爸爸還是來了，他排除萬難終於連夜的飛機從上海來到女孩身邊。他激動的抓著她的手不放。
「夠了，放開你的手。」男孩冷冷的說。「你是在演什麼？」
「我真的…」男人哭到簡直要全身抽搐。「…真的…」
女孩輕輕的推開門，坐在病床邊的躺椅上，觀察著這兩位男性的爭執。
「再也不准你汙辱她一根寒毛！」男孩伸手將男人拉開，用力一甩將他推向門邊。「你可以滾了！！」
男孩似乎又長高了一些，秀氣的五官因為憤怒而糾結著，如此暴躁的模樣，她倒是第一次目睹。
她用眼角餘光瞥了男人幾眼，這個人她實在不願意見到。他臉上的紋路在女孩不知不覺間已經變的十分深刻，那些眼淚彷彿卡在錯縱複雜的紋路裡似的，怎樣也流不出去，只好在他年邁的臉上氾濫成災。
女孩假裝漫不經心的面向窗外，此時，男人正以一種奇異的姿勢跪坐在地板上，泣不成聲。「我真的很愛妳…」
去死吧。
女孩細白的指尖滑過水杯裡幾朵雛菊的花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，她不再聽這兩個男人的爭執，而是捧起花香走近床上的病人。
那是一個女孩子呢，小小的白白的細細的，像被鑲進白色的床墊裡那樣，安穩的躺著。

「這樣才是最好的處境。」她將花香抹在床上那女孩的右臉頰旁，感覺眼眶溫熱。

有一天，那個男人會衰老死亡，那個男孩會和別的女孩組織家庭，或許會為了房貸而愁眉苦臉，但他們共同分享喜怒哀樂。每個人各自擁有不同的故事，有開始有結束，除了她。因為這個女孩從來沒有醒來，她只要眼睛一睜開，就是四月一日，愚人節。

「喂，千萬不要醒來。」挨著女孩的耳畔，輕輕的，她對自己說。